

書有運

白氏六帖、孔氏六帖的存散與流傳

劉美玲



一般學界將三國時代的《皇覽》視為我國的類書之始，魏晉南北朝亦出現了不少類書編輯，但皆亡佚失傳。及至唐代類書編輯日趨發達，《北堂書鈔》、《藝文類聚》、《初學記》與《白氏六帖》（簡稱《白帖》）即為存世「唐代四大類書」。其中「摭摭諸書，事提其要，區分彙聚而成」的《白帖》即詩人白居易編輯的類書。此書在北宋時經孔傳續撰《孔氏六帖》（簡稱《孔帖》），並有楊伯壺撰《六帖補》（圖一）增補《白帖》與《孔帖》中所未備。南宋末年坊間書肆將《白帖》與《孔帖》合為《白孔六帖》版刻印行，此合刊本傳至清代幾乎取代了原有的單行本流傳於坊間。本文即以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《孔氏六帖》為起點，探討《白氏六帖》、《孔氏六帖》與《白孔六帖》三部類書的傳承關係與現今流傳狀況。

《白氏六帖》與《孔氏六帖》

《白氏六帖》，原名《白氏經史

事類》，又名《六帖》，共三十卷。宋刻本題名《白氏六帖事類集》或

《白氏六帖類聚》，亦稱《白氏經史事類》、《白氏經史事類六帖》，是

白居易（七七二～八四六）為了自己創作需要，在書齋中以七層書架，上置數千個陶瓶，將採集經傳典故、詞藻、佳句資料按類投入其中，再由門生將陶瓶中的資料，依序抄錄而成的類書，此種分類方式在現今人工作業的分類流程中還是常見的，不難讓人在腦海中描繪出其書齋的景象。（圖二）

有關「六帖」名稱，一般有兩

種不同的說法，尚無定論。其一為程大昌（一一二三～一一九五）在《演繁錄》以「六帖」與科舉帖經有關，「取中帖多者名其書也」。整理清宮昭仁殿善本藏書的《天祿琳琅書目後編》亦收錄此書著錄：「為科舉設，故以帖為名」。但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認為是「此書雜採成語故實，備詞藻之用，與進士帖經絕不相涉，莫詳其取義之所在。大昌所說，

殆亦以意附會歟？」推翻了此一說法。近代藏書家傅增湘（一八七二～一九四九）於《藏園群書題記》則認為「六帖」是因原書版心標有帖冊數，約每四至六卷為一帖冊，共分為六帙（冊）而來，「全書匯數卷為一冊，至冊六而終，意當時標為『六帖』，或取此義」，為另一說法。

唐代類書在古籍散佚的時代為大多數文人寫作收集材料的來源，《白帖》擇取唐以前典籍中的成語典故，仿《北堂書鈔》體例以摘句或提要的形式，大抵採《藝文類聚》分類以「門」編次而成，宋韓駒（？～一一三五）於《白孔六帖》序中稱之「學則與人共之，未有獨善其身者也，且其大者，尚將發明以示後世。」白居易此種因文學創作需要編輯的類書，在當時應是受重視的，北宋時晁仲衍（一〇二二～一〇五三）即因《白帖》未載所出書處，編集《白氏六帖事類添注出經》三十卷為之考證並加註出處。（註一）

南宋紹興初年孔子第四十七代孫孔傳（約一〇六五～一一三九）仿



圖一 《六帖補》 楊伯壺 (?-1254) 撰 清康熙傳鈔宋淳祐甲辰(四年)衢州儒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 影宋鈔本 《白氏六帖事類集》日本江戶影寫天理圖書館藏宋紹興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三 四部同一版摹印之「天祿琳琅」珍本《白孔六帖》 明嘉靖刻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《白帖》體例，採集唐五代以來詩、頌、銘，贊典籍資料彙編而成《六帖新書》三十卷，又名《後六帖》或

精妙絕倫，雖殘缺，當以吉光片羽視之，不第為海內孤本也」。(註二)除了宋刊本之外，明刊本與明抄本皆為常見的刊本，在《天祿琳琅書目後編》卷十七〈明版子部〉著錄有四部「係一版摹印」明嘉靖刻本的《白孔六帖》，(圖三)今並完善典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，此一刊本亦收錄於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中。此外在清代私家藏書志《百宋樓藏書志》(陸心源撰)、《善本書室藏書志》(丁丙輯)與《抱經樓藏書志》(沈德壽撰)皆有收錄，同時也為國內外各大圖書館善本書收藏所常見。

宋乾道本《孔氏六帖》

孔傳於建炎初年南渡寓居於衢州，是曲阜孔氏遷至衢州之始。據宋陳振孫(約一一八三—一二六二)《直齋書錄解題》(卷十四)記載此書成於其南渡之後，約於紹興初年(約一一三三—一一三四)孔傳知撫州時。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原清宮昭仁殿舊藏「天祿琳琅」珍本中的宋乾道本《孔氏六帖》，書前的「孔氏六

《續六帖》，後人更名為《孔氏六帖》。其書與南宋時期一般類書之分類，採類下有門的編輯體例不同，而是依《白帖》只立「門」(並補充了三十二門)，門下分若干條，每條以大字標出引書的摘句或提要，引文與出處則以小字標出，所引之書以《子部·小說類》典籍為大宗，涵蓋了唐代與專記唐事的雜記小說，兼及五代與宋人雜記小說中有關唐代的內容。

《白孔六帖》

據宋王應麟(一一二二—一二九六)《玉海》卷四十二引《中興書目》「孔傳亦有《六帖》，合為一書」，可知南宋末年坊間已將《白帖》與《孔帖》合刊成一書《白孔六帖》。在《宋史藝文志》亦記載：「《前後六帖》三十卷，前白居易撰，後宋孔傳撰。」其卷數為三十卷。至《文獻通考》記載「《六帖》三十卷唐，白居易撰；《後六帖》三十卷，宋知撫州孔傳撰。合兩書計之，總為六十卷。」及至元明以降，各家刊行者均從百卷本，「此本編兩

書為一書，不知何人之所合。又作一百卷，亦不知何人之所分。」(《文淵閣四庫總目》子部卷一三五·子部四十五·類書一)於是《白帖》與《孔帖》原來之單行本遂不見蹤影，合成一書的《白孔六帖》遂成為跨越唐宋兩代的一部類書。

《白孔六帖》，也叫《唐宋白孔六帖》，逐目合併《白帖》與《孔帖》而成，每一目先列《白帖》，後列《孔帖》，以黑底白字的「白」與「孔」字為別，標有「白」字的，是《白帖》原文；標有「孔」字的，是《孔帖》原文。所錄為唐代以前史料與唐宋詩文，為方便刻舉應試的綜合類書，主要提供作文選錄詞藻之用。

《白孔六帖》現所見的最早版本為南宋時期刊刻本，臺北國家圖書館即藏有一部著錄為「《唐宋白孔六帖》南宋建十字刊本，存四十二卷」的殘本，書中並有民國二年楊守敬(一八三九—一九一五)手書題記：「海內著錄家有宋單刻本《白氏六帖》，而無宋《白孔六帖》合刻本，故皆以明本為祖刻。此為宋刻宋印，

帖序」為韓仲通於乾道丙戌(二年，一一六六)端午日所題。韓仲通，字號里籍不詳，南宋紹興年間曾歷官明州知州、建康府知府等職。乾道元年知泉州，次年即於府學刻印本書，後人著錄為「泉南郡庠刻本」。南宋時期福建刻書相當發達，但就地域而言還是以閩北山區縣建陽為主要地區，泉州則以任職的地方官員的官刻本或家刻本為主，所以在版本上泉州本數量相對為少。《孔氏六帖》在宋元書目如《直齋書錄解題》、《漁隱叢話後集》、《遂初堂書目》、《文獻通考》、《宋史藝文志》皆有著錄，但南宋末年與《白帖》合刊之後，單行本《孔氏六帖》，在明清藏書家收藏中未見著錄，卻分別在明清內府藏書目《文淵閣書目》與《天祿琳琅書目後編》中尋得。

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此帙原三十卷，今存二十九卷(缺卷十一)，書中除了祿琳天琅特有的藏書印記「五福五代堂寶」、「八徵耄念之寶」、「太上皇帝之寶」、「乾隆御覽之寶」、「天祿繼鑑」與「天祿琳琅」

之外，另有明「文淵閣」印記、與清藏書家宋筠(一六八一—一七六〇)的藏書印「臣筠」與「三晉提刑」三印。(圖四)

宋筠，字蘭揮，來自明清河南商邱望族，書香世家，其父攀(一六三四—一七一三)曾被康熙皇帝獎為「清廉為天下巡撫第一」，宦遊江南所到之處必搜購當地秘笈並會編輯《西陂藏書目》進呈康熙。宋肇逝世後宋筠繼承其藏書事業，更是廣求宋元秘本，為藏書豐碩藏書家。由書中印記「臣筠」與「三晉提刑」二印推斷本部《孔氏六帖》應為宋筠於雍正年間出任山西按察使時所收藏之書。

由上述藏書印記，不難勾勒出此部宋乾道本《孔氏六帖》的流傳路徑，根據正統六年(一四四一)楊士奇(一三六四—一四四四)所編的《文淵閣書目》(卷十一·盈字)所著錄「《孔氏六帖》一部十冊，闕」，推知《孔帖》在明內府收藏時已非全帙，而且清初並未直接由清內府承接此書，反而轉為山西按察使商邱宋筠所藏，及至乾嘉時期始入內府「天



圖六 《孔氏六帖》 宋乾道二年（1166）韓仲道泉州刊本 卷十內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明確，如此南宋乾道二年《孔氏六帖》成書初刻本得以完整存世，實為佳事。

另有部與《孔帖》關係親近的《白氏六帖事類集》（即《白氏六帖》），在日本靜嘉堂文庫收錄了一部最早的北宋刊本，其中藏書印同樣有「文淵閣」、「臣筠」與「三晉提刑」三個與本院所藏《孔帖》相同。（註三）但其另外增加有清末四大藏書家之一的陸心源（一八三四—一八九四）家族藏書印記「歸安陸樹聲叔桐父印」。陸心源之子陸樹藩（一八六八—一九二六）因家道中落，於清光緒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間（一九〇五—一九〇六）將家傳之函宋樓、十萬卷樓藏書賣給日本岩崎氏靜嘉堂文庫。

分別單行宋版《白帖》與《孔帖》同為明內府文淵閣藏書，據《日下舊聞考》記載文淵閣於明武宗正德四年（一五〇九）發生火災，歷代典籍稿簿因而俱焚，此二書卻能在災變中倖存，後同為宋筠所藏實屬難得。但相較於《白帖》流落海外，《孔帖》能幸運回宮，更獲珍藏收入「天祿琳琅」，以致今日能完善的典藏國立故宮博物院，並得以在展覽與觀

註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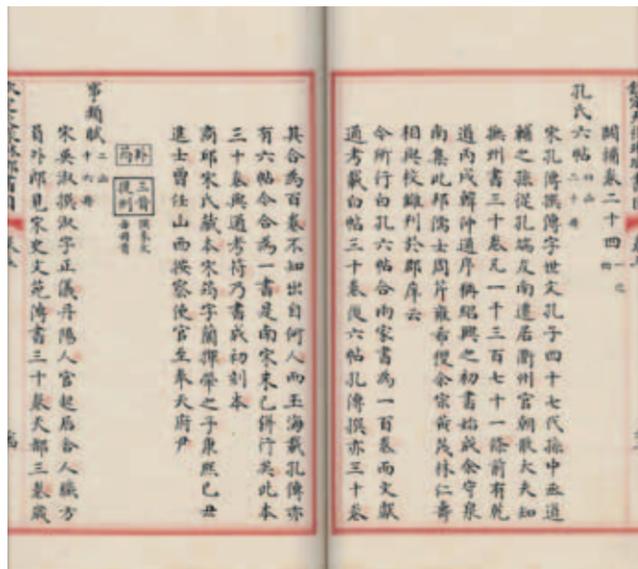
1.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《新雕白氏六帖事類添注出經》存二十八卷，南宋坊刊本。該書全文影像，可於國家圖書館瀏覽。卷端書影參見 <http://rarebook.ncl.edu.tw/book.cgi?hpage.cgi?HPAGE=view.htm&id=07798>
2. 南宋建十字刊本《唐宋孔白六帖》，圖版與題記真跡請參見《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題跋真跡》，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，臺北市：國立中央圖書館，一九八二，冊三，頁一六三—一六四。
3. 北宋刊本《白氏六帖事類集》圖版與解題請參見《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錄》，靜嘉堂文庫編纂，日本東京：靜嘉堂文庫，一九九二，〈解題篇〉，頁四四；〈圖版篇〉，頁一五一—一五四。

參考書目

1. 吳哲夫，〈孔氏六帖存二十九卷〉，《故宮圖書季刊》第二卷第四期，頁五三—五五。
2. 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，《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題跋真跡》，臺北：國立中央圖書館，一九八二。
3. 靜嘉堂文庫編纂，《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錄》，東京：靜嘉堂文庫，一九九二。
4. 阿部隆一，《中國訪書志》，東京：汲古書院，一九七六。



圖四 《孔氏六帖》 宋乾道二年（1166）韓仲道泉州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五 《天祿琳琅書目後編》 清嘉慶間內寫本 卷五（宋版子部）內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祿琳琅」珍藏，今《天祿琳琅書目後編》卷五即著錄「《孔氏六帖》四函二十冊：乃書成初刻本」，院藏本為十九冊，應為入清宮後改裝。（圖五）

結語：書有運

《白孔六帖》於南宋末年合刊唐《白帖》與宋《孔帖》成書為一部綜合型的類書，其缺點為體例不嚴謹與

注文過於簡略，但在亡佚古籍的輯佚與校勘上有一定的參考價值。就中國圖書版本發展史而言，《白帖》與《孔帖》合刻之前一度皆有單行本流傳，宋代文化與學術發展的興盛，雕版印刷為其推進行器。雕印圖書的類型與消費市場、科舉考試、學術思潮與文學風尚趨勢息息相關，《白帖》與《孔帖》單行本為了達到經濟效益，而以符合市場所接受的合刊形式

通行，顯現出宋代雕版印刷昌盛，官刻、家刻、坊刻相互競爭所引發的一種圖書市場現象，相對的提供了圖書免以散佚，保存完整的另一種形式。

綜合上述對於《孔帖》的成書到現今本院所藏的傳藏軌跡清晰，以下就另外兩部與此書傳承密切的兩部典籍，說明古籍流傳的機運，與人生命運相同，人因書而彰，書因人而傳；人存書藏，人亡書散，人與書之間共譜了詭譎多變的命定之數。

本院所藏《孔氏六帖》缺卷十一，中國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有一殘本，《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》著錄為「宋乾道二年泉州郡庠刻本，一冊，十二行約十八九字，小字約二十八字。白口，左右雙邊，存一卷，十一。」本院著錄版式行格「宋乾道二年韓仲道泉州刊本，左右雙欄，版心白口，雙魚尾：十二行，行十六字，小字雙行，二十八字。」雖無法實見比對本院藏本與中國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本，但經查檢院藏《孔帖》第十卷，行格字數確有大字十八字（圖六），兩藏本為同刊本的事實

眾見面。古籍之存佚，宛如人世之沉浮，福禍難料，但求盡心而已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